

## 深山秀女

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从电视上看到桃花岛风情浪漫的玉照，我被她的美迷住了。得知桃花岛就在崇阳县天城镇桃红村境内，距赤壁市六七十路，我恨不能长翅飞翔，越过崇山峻岭，一睹这位“深山秀女”的芳容。

终于盼到清明放假。一大早，我们一行人乘第一趟去崇阳的班车到洪上。从三眼桥出发，溯流而上进桃花岛。一路，溪水潺潺伴奏，鸟鸣啾啾陪唱。繁花翠竹入目，阵阵花香入鼻。不知不觉走了十几里山路。八点多钟，我们到达桃红村。隔溪有一个小岛，便是我们久慕的秀女——桃花岛。

跨过溪水小桥，我们上了桃花岛。桃花岛面积不大，三面环水，一面依山。中间高而平坦，风景林中隐约可见白墙红瓦的楼房。四周是坡度较小的梯田，正值油菜花开的季节，满坡的油菜金灿灿的一片。远望桃花岛，如一个香喷喷的蛋糕。

## 六一礼物

那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儿童节，学校将组织全校的中高年级学生到区里去看文艺汇演。因为我当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，将上台被戴上红领巾，所以我也去看汇演。

能够到区里去看文艺汇演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呀。可是，我家里穷，当绝大多数同学都能穿上三四块钱（那个时候的钱）一双的网鞋，甚至还有同学能穿上十几块钱一双的回力鞋时，我还是光着脚丫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天冷时，也只能穿上母亲纳的千层底儿。可是，这次要到区里去，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有一双网鞋可以穿，让自己体面一点呀。只是，想着家里的贫穷状况，我终究不敢向父母说出自己的愿望。

在儿童节这天，我换上了那双平时穿的千层底儿准备出门时，父亲一边叫住我，一边从老式衣柜中拿出一个纸包。纸包被打开的一霎那，一双白色的回力鞋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。

我擦了擦自己的眼睛，几乎不敢相信，父亲手上拿的回力鞋是给我的吗？

“来，先试一下，应该不会小的。”父亲蹲下来，并帮我脱下千层底儿，换上了回力鞋。

## 青春烈焰

朋友的小乖女儿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小棉袄不再贴心温暖了，让人透透透心凉。美其名曰：青春期到了。

表现有：看朋友如至亲，视父母为祸害；鄙视所有循规蹈矩的人和衣服，行头在娘亲的衣柜和首饰盒里淘；晚自习下学，她闲庭信步般逛了一圈夜市回，不管家长扯心拉肝地等；学会顶嘴，时常激愤、偶尔撒谎、成绩起伏、逃学上网、离家出走……中学生的做派——上演。

为祸最烈，当数手机！朋友恨恨地说。当妈的她兴致勃勃策划了假期全家自驾游，女儿并不领情，勉为其难地和父母出门了，上车，玩手机，下车，玩手机，坐车，玩手机，吃饭，抽空玩手机，父亲清溪赏鱼，她玩手机，母亲摘草莓，她玩手机，大家爬山，她看着手机坐等他们下山，

## 活在小桥

小桥太小，两个人并行都甩不开胳膊，走路有些贼头贼尾的味道。小桥头是条污浊得谁也不想弄干净的岔路口，乱糟糟的。说是路吧，却铺满货，人只能听货的指挥，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。说是菜市吧，却有摩托三轮车左冲右突，让人提心吊胆。不过，屁股大个地方贡献却蛮大的，那些卖鱼肉、卖水果、卖花草、卖狗皮膏药、卖蔬菜、卖小百货的，亲热地挤在一起，让旁边垃圾堆的苍蝇都难以展开翅膀飞。

王芳30岁那年下岗，老公脱岗而逃，大辈子就以卖菜、捡垃圾为固定工作。每天机械地早8点摆摊，下午6点收摊，顺便到垃圾堆拣东西。王芳的生活与姿态，总是如水般平静低下。她占道经营几十年，城管也没罚过她一回，与那些充人物头、顶风上，惹得鸡飞蛋打的家伙比，已是十分幸运，感觉到安定平静的满足。

新近听说又有个人要来见缝插针，许多人摆好了架势决不退让，社区主任找到王芳替人诉苦，说他曾是开货车的，因疲劳驾驶发生车

我们行走在油菜田埂上如徜徉在花海中，好客的蝴蝶翩翩起舞，家养的蜜蜂嗡嗡飞来飞去，热情为我们引路。跟着蜜蜂，我们走进了岛中央村民居住点。只见几位老人在门前浓密的树荫下，吹拉弹唱着民间歌谣。我们说明来意，老人们很高兴，热情邀我们进屋喝茶，那是一套两层带采光间的楼房，宽敞明亮。现代化的家电，一应俱全。边品山里人自制的绿茶，边看电视，真是爽心悦目。难怪人们称这里为桃花岛，的确是一个世外桃源。

走出村落，我们沿着小径，转到桃花岛的另一侧。优美动听的山歌吸引了我们，循着歌声，我们来到溪边。溪两旁的映山红开得正艳，如美女对镜梳妆，花美水也美。凝视清澈见底的溪水，我们忍不住掬一捧入口，清甜清甜的，抹一抹嘴角，遮手仰望，只见群山连绵起伏，挺拔陡峭。根根翠竹

胡新华

父亲用手按了按脚尖前的橡胶部分，一个小洼儿便随着父亲的手指头按下了出现了。显然，鞋子还略大一点儿。父亲说：“大一点儿还好，即使脚再长一些，也可以穿的。来，先走一下试试。”

我乖巧地在父亲面前走了几步，尽管说这鞋稍稍大，但那软底踩在地上的感觉，还真的难以用语言形容出来。父亲微笑着说：“今天是儿童节，爸爸知道你今天有红领巾戴着，这双回力鞋，就算是爸爸给你的节日礼物。”

当父亲帮我换上回力鞋时，我心情异常激动。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说这是父亲在冬闲时帮别人挑土方挣的辛苦钱买的回力鞋，父亲当时没有把鞋给我穿，是担心我的脚有些小。而在儿童节时把这回力鞋当作礼物给我，一是想给我一份惊喜，更多的是想给我一种鼓励。

多少年已经过去，父亲也早已故去。当又一个儿童节来临时，我又打开了尘封的记忆，想起了那一年的儿童节，想起了我的父亲，想起了父亲在儿童节时给我的礼物。

（作者单位：赤壁河北大道288号生态小区）

完完全全地两耳不闻窗外事。“无非短信、微信、微博、网页，滴滴声响个不停，比什么都有吸引力，自然美景，父母言谈……没有任何能让她抬起头来的东西，大概你问她去了什么地方，她都说不出来。”朋友对此行无奈之极，愤慨之至。

战火在某周末点燃，看到本该在补习班的女儿还窝在沙发上拨弄自己的手机——女儿的手机和IPAD早已被没收——朋友怒不可遏：你不马上出门，再玩，我就把手机扔下楼去！

已经和母亲一般高的女儿气场更强，递过手机说：你切啊，给你扔，我看你是疯了！

“我当时真的快气疯了！”朋友说，她手中的抹布朝女儿飞去。一向鸽派政策的孩子爸这时心疼闺女了，赶过来护犊，指责她的不是，母亲终

吃，我便宜卖。买主见此也不太不好意思，就提了西红柿，对着阿财背影瞪了一眼，悻悻地走了。

王芳想提醒阿财，但到嘴边的话就咽了回去。她巴望着他的病尽快好起来，不是提醒他注意保暖，就是劝他看医生。谁知情形如气温直降，阿财根本就不会爱惜自己。阿财的病更严重了，一上床就猛咳，咳着咳着就有血痰，床边布满擦不去的痰渍。他心情随着下雪天冷而愈加忧郁，自己也十分苦恼和讨厌自己，为何就变得如此污浊！可是他得卖肉，带着病干活，不然日子没法过。

这天，新雪盖着旧雪，风在割人，阿财如被杀的猪一样喘。王芳穿着邻居女教师给的半日白棉袄，不断地蹬脚取暖，招呼路人买菜。可那些人像避瘟神一样走开，去了那些缺斤短两的摊主那。接下来几天大抵如此，肉摊卖不出肉，阿财咳得五脏六腑要撕碎似的，她这边也门前冷落，卖不了的菜只好拿回当饭吃。王芳有些不甘心，她老远就与一个常光顾自己的买主

低头微倾，恰似一个个脉脉含情的少女。俯视林间竹笋，黑盔黑甲像站岗守护的战士。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匍匐在少女、战士的脚下，它们许是被林间的静美迷倒。

“快过搭石，慢过桥”。跳过搭石，我们进入林间，来到谷底，看见几个中年男女倚着竹篓，边扯鱼腥草，边唱山歌。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我们，便一起帮山民扯鱼腥草。他们说鱼腥草凉干后，夏天，泡茶喝可清热解毒；煎水洗澡可消炎止痒。劝我们扯点带回去。我们一个人扯了一把，这是大山纯情的馈赠。我们把它当作礼物，紧握手中。

十一点多钟，我们该回家了，蓦然回首，桃花岛似着华服的美女，艳丽迷人。“咔嚓”，“咔嚓”，我们与桃花岛的青山翠竹合影，与碧水鲜花合影。带上这份美丽，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桃花岛。

（作者地址：赤壁市中伙铺镇罗山村）



童卉欣

于爆发……一场恶战随即开演。家庭战争，永远没得赢家。

夫妻冷战了，女儿到姑姑家“避难”了。孩子的外婆和奶奶得讯，极难得地结成统一战线，颤颤巍巍携手来清算：孩子是你们的，要打要教由你们，你们也想想自个是怎么长大的！

最终，一家三口在孩子姑姑安排下同去看《致青春》，以作和解。这次女儿终于没偷空翻手机，自影院出来还泪光闪闪，许是为剧中不得圆满的爱情，许是自己有和主角们一样无所适从的青春。

父母也没再开人生意义教育大讲堂，人一边拉起女儿的手，默默走在深夜无人的街。满天星星闪烁，让大人忆起了他们也曾曾经左冲右突、出外难觅的荷尔蒙。那一刻，在女儿的泪花里，青春期和更年期握手言和。（作者单位：嘉鱼县妇联）

## 街边的异乡人

丁芳

初夏的夜，晚风习习。

我漫步在滨河沿岸的花团锦簇间。路旁一棵樟树下停靠着一辆普通卡车，车厢上摆着两个黑黢黢的油桶，散发着难闻的沥青味，车顶上用一块木板写着“房屋补漏”四大字。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在车旁生炉子，几根零碎的木块在炉中“噼啪”作响。看到男子不合时宜的举动，我不禁好奇地停住了脚步。

中年男子很快就炒好了两个菜。一张折叠桌，三个小马扎，整齐地摆放在人行道上。这时，从车下来一对母女，妇女体态臃肿，小姑娘七八岁的样子，活泼可爱。小姑娘体贴地扶着母亲坐好后，麻利地帮助男子摆好饭菜，一家人就着昏黄的路灯开始了晚餐。小姑娘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；妇女一边听女儿讲，一边给女儿碗里夹菜，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，中年男子则默不作声地埋头吃饭，很少见他夹菜。不到五分钟，一家人就吃完了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餐。晚餐后，女儿搀扶着妇女汇入了广场中的人流，而中年男子则继续未尽的家务——洗碗、烧开水、洗衣等等。趁着男子休息的空隙，我上前和他攀谈起来。

原来，这对外地夫妇从农村到城里做防漏工已有七年了，平时专做房屋补漏生意。农忙回去，忙完回城。中年男子说：“大活小活只要别闲着，有活干就行。干这活，着实很辛苦，但为了孩子，我们累些倒还值得。”不过，男子觉得最对不住的是女儿，一直跟他过着漂泊的生活。

对于这些漂泊在城市里的补漏工来说，下雨是件既令人高兴又让人烦恼的事。因为只有下雨才能看出房屋是否漏水，雨越大，生意才越好。但下雨又是一件折磨人的事，雨滴敲击着车棚，噼里啪啦不停地响，不时还有雨水渗入他们的“房车”，让人无法入睡。

“我们靠踏实劳动养活自己，没有多少钱，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日子就过得充实与快乐。”交谈中，中年男子展现着他乐观爽朗的一面。

这时，见妻女回来了，中年男子连忙迎了上去。他的妻子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挽住丈夫的臂膀，脸上是平和而又满足的笑容。

我没有再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，一个人悄悄地走开了。

广场慢慢静下来，月亮和星星扯上云纱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在这美丽的夜色掩映下，劳累了一天的一家三口坐在小马扎上，依偎着，朝着家乡的方向遥望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建行咸宁分行）

孔帆升

打招呼，谁知那人却扭着脸当没看见一般，匆匆而过。王芳想着这些天的背时运，心头涌起守活寡这多年的干股苦，想起女儿在大学等着学费，不觉伤心地低泣起来。

阿财听到哭声，边咳边从喉头使劲挤出点含混的声音，叫芳姐别伤心。她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男人安慰，像水找到决口禁不住放声痛哭。阿财不知王芳为何哭，他慌了神，束手无策。呆望半晌，忽然发现她那棉袄上似有斑斑血渍，如一朵朵暗红的棉花。他像过电一样被震住了，想起床边那些自己吐出的作品，一阵恶心与愧疚把他揪起来，重重地甩在地上。

人们再也没见到阿财。有人说他进医院就断了气，一天也没受罪，是个有福的人。有人说他女儿接他去省城治病，老婆也回心转意了。王芳过完年又上街卖菜了，生意如春回暖，人也清爽得多了。只是，从此有些恍惚，每当凝视那空着的肉摊，眼里便有不忍察觉的晶莹。

（作者单位：通山县委党校）